



雪友

◎陈顺源

心窗
片羽

说柳

◎宋继高

1月24日,也就是癸卯兔年农历正月初三,在朋友的茶聚上,有一位柳姓公务员引起了我的关注。

引起我关注的,是他所说的一番话。他说,我在镇上任镇长、书记那些年,只要看见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政府院内,我都会主动迎上去问:老人家,你有什么事呀?当来者告诉他是为什么事来政府时,他就会把他送到相关处理这件事情的管理人员那里,并嘱咐具体负责人要认真听取来者讲述,尽心处理好。他说,这已成了他的习惯。现在,他进城了,换了岗位,这样的机会不多了,但他还经常怀念那些与老百姓零距离交往的时光。

听了这些话,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他姓柳,中等身材,戴眼镜,平和中含着坚毅,温和中蕴含着果敢。忽然想起我经常看见的柳树。

柳树,常被称为“杨柳”,实际上,杨树和柳树虽同属于杨柳科,但分属不同的树种。柳树树形优美,放叶、开花早,早春满树嫩绿,是北温带公园中主要树种之一。

柳树适于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,不论高山、平原还是沙丘、极地,都有柳树的身影。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地区。旱柳生长于中国华北、东北、西北地区的平原和沙漠上,垂柳则遍及中国各地,欧洲、亚洲、美洲等许多国家。

在植物学上,杨和柳是有严格区分的。杨树的芽有许多芽鳞片层层包裹着,而柳树的芽只有一层鳞片。柳树的叶片狭长如眉,杨树的叶片比较宽阔。虽然杨树和柳树的花都是成串的柔荑花序,但仔细观看便可发现,杨树的花都有一片苞片,苞片边缘分裂成尖尖的裂片,而柳树花的苞片却没有裂口。

柳以无性繁殖为主。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大家都已耳熟能详。柳树依靠其无与伦比的适应性,成为我国国土绿化最普遍的树种之一。它许许多多的须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,伸向四面八方,紧紧拥抱大地,成为护堤固坝最忠诚的卫士。它没有杉树的伟岸挺拔,却比杉树坚韧勇毅;它也不像杨树那样通天直窜,却比杨树妩媚多姿。它的主干通常在二三米以上就长出一些分枝,每根分枝上都垂下无数

根枝条,春风吹来时,枝条随风起舞,令人悦目舒心。“春风柳上归”,试想一下,没有柳的春天,那是多么单调无趣啊!柳,点缀了大地、美丽了田园、生动了荒原,就连美女的眉毛,也被称为“柳眉”。

那么,明明是柳树,为什么又被统称为杨柳呢?我查了资料,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。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后,每年都要乘坐龙舟南巡,隋炀帝好美色,喜欢用年轻漂亮的女子拉纤,长时间在阳光下拉纤,这些女子体力不支,拉不多远就要停下休息。后来,有大臣提议在河边种植柳树,柳树成荫,可让拉纤女子在柳荫下拉纤,因此,龙船也快了,且柳树垂丝,非常具有美感。隋炀帝一开心,就赐予了柳树“杨”姓,后来,柳树就称为“杨柳”了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上,杨柳树就开始进入文人视野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,是最让人朗朗上口的名句。隋朝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,写了一首《送别诗》留名千古:“杨柳青青著地垂,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,借问行人归不归?”盛唐诗人贺知章文采卓著,有一首著名的《咏柳》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全诗28个字,未见一个“柳”字,更美妙的是,据后来许多解读,贺知章是通过咏柳来歌咏美女。柳树婀娜多姿,像少女轻轻起舞。诗中没有“美人”字眼,然在贺知章眼中,这早春的垂柳已化为美人呼之欲出了。

在华夏汗牛充栋的古籍中,写柳赞柳描柳状柳的诗文不计其数。

李白写了一首《忆秦娥》,其中的“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”,让人感动了上千年。另一首诗中的两句“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也成了写柳名句,流传至今。

那个比贺知章晚了29年的王之涣写得如诉如泪: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是何等锥心刺骨。“江雨霏霏江草齐,六朝如梦鸟空啼。无情最是台城柳,依旧烟笼十里堤。”

在众多写柳咏柳的诗章中,我

特喜欢北宋著名词人、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的那句: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。这里的杨柳岸边,成了这个多情词人寄情伤怀的依归和支撑,这是他选择。我在这里最想知道的是,柳永为什么选择了杨柳岸,为什么没有选择什么槐树林、桑树下、高粱地?翻翻唐诗宋词和《红楼梦》,发现一个现象,柳树与情感、伤怀、寄托、关爱、友善的关联真是太多、太密切了。

至于柳树入画,那就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。画家顾恺之画了一幅《洛神赋图》,多以垂柳作为主要景物;五代南唐著名山水画家董源擅画柳,在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上,一口气画了十株垂柳。到了宋代,柳树画法极为完备,宋徽宗带头画柳,《柳鸦图》就是代表作。元代画柳圣手赵孟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上,多处有柳景,看上去各有趣。明末清初产生的新安画派,其山水画作品中多以柳树陪衬,《池》画有垂柳数株,《林木图轴》则以枯柳体现寒色。清乾隆年间画家唐岱在《绘事发微·林木》中对画柳也有自己的要旨:“柳要迎风探水之态,以桃花为侣,每在池边堤畔,近水有情”。

柳树,总特别容易被人关注,被人寄托。无论在什么地方,无论多贫瘠的土地,也无论多潮湿的河堤,只要插进土壤,它就能成活、生长。长大了,要么为人遮风挡雨,要么成为风景,供人欣赏游玩,任何一张照片上,只要有柳的背景,那照片就立马生动起来,那照片上的人,也立马精神起来。

柳,特别坚韧,生命力极强。有一年,我在新疆的沙漠深处,看到一片红树林,周围几乎什么植物都没有,只有那一片红分外抢眼。我问同行的当地人,当地人告诉我,那是红柳,大漠深处独有的希望,有红柳的地方,总会找到一点水源,探险家、迷路者,绝望中看见红柳,就会重新燃起生命之光!

写到这里,我又想起那位柳姓公务员,他之所以对老百姓那么关爱、那么细心,不仅仅是因为他姓柳,更本质的是:在他的身上,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有柳的特质!

花落香自在

◎葛炫辰

玉兰
一瓣

爷爷生病那年,我还不满七岁。回想起来,那次的家庭变故仿佛是我人生记忆的滟滟之堆,在此之前,我对这个世界的印象模糊而碎片,而自那之后,我开始对周遭发生的事情产生清晰而稳定的记忆。

我的童年成长在八厂乡的老宅子里,对于老宅子我已没太深印象,只记得庭前的桂花树,屋后的半亩良田,耳房里来来往往的租客……当然还有爷爷停在堂屋里的玉河摩托车。每当傍晚,爷爷总会骑车回家,马达的轰鸣声便是全家开饭的信号,奶奶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,爷爷会斟上一碗小酒,美滋滋喝起来,电视里放着他最爱的京剧,薄醉间便听得更加入迷。

但不记得从哪天起,家里的氛围从轻快变得暗哑,我常看见奶奶兀自流泪,后来才知道,老宅要拆迁了。爷爷心里难过时就会一个人走到路口,蹲在那里抽烟、发呆。爷爷性子倔,奶奶拗不过他,所以常让我去劝爷爷回家,她说爷爷最宠我,我去喊准有用。果真每次当我傻傻地出现在他面前,他原本无神的脸上总掠过一丝笑意,拉起我的手说:“走,回家!”

不久后老宅便被拆了,瞬即在原先的地方兴建起新小区,我们也相应地分得了安置房。过渡期间我们搬进了附近军分区的出租房,那时军分区里的孩子见我是新来的,总爱捉弄我,每当哭着回家时爷爷先笑着安慰我,后塞给我几块钱说:“兜里有钱,不怕被欺负!”空闲时爷爷喜欢带着我去看正在施工中的安置房,然后兴冲冲地指给我看:“我和你奶奶以后就住这幢楼,你们家住对面,姑妈家住……”

只可惜,爷爷没能等到住进去的那天。2002年初秋,爷爷被查出罹患食道癌。爷爷的身体状况在术后短暂地回暖后便急转直下。那年除夕夜,全家人匆匆吃完年夜饭便一同赶往医院,走廊的电视里直播着春节联欢晚会,我清楚记得正放着的是一众戏曲名角儿共同表演的《梨园闹新春》,好不热闹。我心想爷爷一定会喜欢,可当我走到病房外,只看见护士匆忙地进进出出,从大家凝重的神情中我知道,此事不可逆。

正月十三,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灵堂就摆在他心心念念的安置房里。出殡那天,黛云欲雨,我和两个哥哥坐在灵车的最后面,向窗外撒纸钱。对于年幼的我来说,生死是个太大的概念,只听长辈说,纸钱是天上的货币,我便拼了命地往外撒,希望爷爷在那边也能喝上小酒,骑上摩托,兜里有钱,不怕被欺负。

之后的每年清明我们全家都一同去扫墓,隔着坟茔跟爷爷说说最近的变化和取得的进步。过去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电话,把这些话讲给远在天国的爷爷听,但长大后我想这些话不用说爷爷也知道,因为我相信他只是隔着一层薄雾在庇佑我们。因为深藏这些共有的回忆,我未曾觉得爷爷真正远离,更愿意相信史铁生先生所说的,死亡不过是永生的一个瞬间,爷爷在人世间的修行已经圆满,最后他脱离凡躯,成为永在,成为浩繁夜空中抬起头就能看见的那颗星星。

人死灯不灭,花落香自在,廿年祭,是为奠。